

# 徐闻古港

□ 朱华棣



徐闻古港博除港。  
湛江日报记者 李忠 摄

## 盐井角的海中石

□ 李来春

徐闻三面环海，各处的海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尽显其或波澜壮阔或平静如镜或微澜妩媚或渔舟唱晚或细白沙滩蜿蜒千里或海鸥横斜或烟波浩渺等等。然而前山镇盐井村的大海以另一番独特的姿态遗世独立，书写着传奇。

我站在盐井村的高位虾塘的坝上，远眺到大海中一大群石头此起彼伏，不仅沿着海岸线绵延很长很长，而且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岸边深入大海中，形成了很突出的尖角，人们称之为盐井角。这个尖角像极了凤凰的头和喙，两边的沙滩海湾很像凤凰的翅膀，俯瞰下去，真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人们就给这个海湾起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凤湾！

虾塘高坝上曾俘虏我心的繁花绿草一下子在我眼前黯然失色，我的心向海中的石头奔驰而去，毫无牵绊！我对这群海中之石心生好奇，跳跃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她们形状各异，形态迥然，纳世间万物之形，现人间百媚之态。

一个本来很平坦的大石头卧着，可是她不想平庸得像普通的石头，就让她一群细小的白色贝壳伏贴在她身上，这些白色的贝壳组成一条鱼的模样，小鸟依

人般享受着大石头的呵护。另一些白色贝壳像小精灵，在另一个灰黑的大石头上，她们舒展出一幅欧亚地图，惟妙惟肖！就在不远处，一幅北美洲和亚洲地图贴在另一个大石头上，红色的地图像是用红色油漆涂上去的，与欧亚地图相呼应。一些石头上的沟壑活像一条条江河，亦有支流向两边延伸。还有的石头呈现出山洞来，洞的附近有不少条纹，仔细看，原来是树木，这些树木绵延到山顶。另一些石头山并镶上花朵小草的图案，花草树木在这些石头上伸藤拉蔓、江河湖海在这些石头上恣意汪洋，世界的缤纷由这片海域的石头来尽情演绎。

一大一小的两个石头相依着，大的用嘴巴很亲昵地贴近那个小的，小的一副萌相，撒娇得欢，原来是一只母狗和小狗在享受母子亲情之乐。近处，一个石头镶着两只大眼睛，原来是一只猫，她盯着狗母子，像是妒忌，像是悲伤，抑或是无奈，石头消融了她的悲喜怒乐。

一条镶满贝壳的弯弯的石条以独特舞姿远远地召唤着我向她靠近。在她跟前，我真怀疑这石头是不是真的有

人的灵性？细看，原来是两个舞者陶醉在他们舞的世界里：他们相拥弯腰舒臂展腿昂首仰脸，男的伟岸、坚强，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安全与征服并存；女的温柔、娇小，伴有丝丝缕缕的忧郁。我突然想起霸王与虞姬，感动与唏嘘瞬间涌动心间，人间千情万绪可在这些石头中寻觅？我相信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石头以不同的风姿展现世间更多的绚烂与缤纷，她们或在水外或在水中，我只不过发现的是芸芸中的一角。我站在石头上，看着微澜起伏的海水轻吻这些石头，她们究竟经历多少风吹雨打、海水磨砺才有如此精致的多姿风韵。

这片海域没有船只来往穿梭，石头的缝隙间鱼儿蟹虾自由地欢跃。回头看看岸上，绿树婆娑，洋楼在绿树掩映间沐浴海风的轻抚，又优雅地把影子投到附近的虾塘中，典雅幽静缭绕整个盐井村，我坐在石头上，瞬间悟到世外桃源的意境应如此这般。一阵急骤的海风扑来，我才发现这里的海风没有咸味，没有一丝鱼腥味，这迟来的发现让我细细品味起这些石头，原来是她们纯净的过滤，这片海的风才这么清爽、这片海的味道才这么清新！

盐井村大海的石头，是海中的精灵，人间的挚友！

## 春日登山

□ 蔡志强

春日，天朗气新，  
天地像被擦亮的琉璃。  
晨光熹微时推开门，  
山色清朗，云絮轻绕山峰。  
欲借一场登高，把春天装进胸膛。

远山沐在暖阳里，  
流云如素练，在林梢舒展。  
山影朗朗，像意气风发的少年，  
眉眼舒展，神采飞扬，  
正迎着春光迈步向前。

石径蜿蜒，带我走进画中。  
风裹着暖阳，送来泥土的湿润，  
草芽的清新，山花的芬芳。  
林间鸟鸣清脆，此起彼伏，  
唱醒了一座山的春光。  
四周安静，只听得脚步声  
和自己的心跳，在这空旷里，  
一声一声，敲着春日的节拍。

半山腰，古寺藏在浓荫深处，  
红墙斑驳，黄瓦沉静。  
钟声悠悠荡开，穿过树林，  
落在溪水上，与清脆的水声交织。  
泉水叮咚，敲着石头一路奔跑。  
我站在寺前闭眼，让钟声与鸟鸣  
把心里的杂音，一点一点洗掉。

路旁杜鹃开得热烈，  
粉艳似霞，缀满枝头，  
暖阳洒下，每一朵都在燃烧。  
泉池错落，水清见底，石纹历历，  
小鱼虾游来游去，  
像春天洒落跳动的音符。

石刻上的字，从明清到今日，  
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伸手抚摸那些笔画，  
仿佛触到了前人挥毫时的温度，  
那一刻，隔空的掌纹，轻轻相合。

爬到山顶，放眼远眺——  
山下小城灰瓦白墙，  
田野铺展嫩绿绒毯，  
杜鹃漫山，灼灼盛放。  
极目处，南海碧波万顷，  
水天相接，浩渺无垠。  
风从四面吹来，带着清脆的鸟鸣，  
把心里的积郁，吹得一千二净。

太阳升高了，万物镀上耀眼金芒。  
我站在山顶，像一棵树，  
在春风里抖落了整个冬天的沉重。  
这一天，从这座山开始，  
从满山繁花与碧海天光里，  
山风未歇，而我的春天，方才启程。

## 半岛人的春耕

□ 许卫乔

春雨漫过雷州半岛  
暖风携着潮润  
拂过广袤田畴  
雨丝打湿衣襟  
也唤醒沉睡的沃土

这是一场及时春雨  
是上天寄来的耕种喜讯  
于是，半岛人  
纷纷甩开臂膀开耕——  
弯腰、点种、扶犁  
脚步在水田间踏响铿锵节拍  
把一整年的丰稔期盼  
栽进红土地里

风在轻吟，雨仍酣畅  
浓云低垂，笼住长天  
却压不弯半岛人  
躬耕土地的脊梁

一畦畦新绿在烟雨舒展  
一行行希冀在田垄间扎根  
半岛人终于种下  
一片片最动人的春光

## 最爱家乡的木麻黄树

□ 李智明

我爱家乡的木麻黄树，爱它那种扎根海岛、随遇而安的品格。它不需要肥沃的土地，也不苛求精心的照料，只要有一方沙土，一缕阳光，便能茁壮生长。它四季常青，枝干通直，迎风而立，像一位沉默而坚定的卫士，守护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海风再大，它不弯腰；沙尘再多，它不退让。它用自己不算粗壮的身躯，抵御着风浪侵袭，固守着流沙飞土，成为海岛生态中最忠诚的守护者。

我的家乡南三岛，曾经饱受风沙之苦。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全岛人民响应号召，挥锄挖坑，植树造林，誓要用绿色锁住风沙。

我虽未亲历那个火热的年代，却能从长辈的讲述中，想象出那壮阔的场景：红旗在沙滩上迎风飘扬，人群如潮水般涌动，银锄起落，汗水洒满荒滩。一棵棵木麻黄树苗被小心翼翼地植入沙土，也植入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希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昔日的荒滩渐渐泛起了绿意，秃岭慢慢披上了新装。

木麻黄树林成了家乡最美的风景。漫山遍野的绿色，层层叠叠，郁郁葱葱。风过林梢，发出簌簌的声响，像是大地在低语，又像是大海在轻吟。那声音清新脱俗，宛如天籁，让人心旷神怡。站在林边

远眺，绿浪与碧海相接，海天一色，美不胜收。家乡因此赢得了无数赞誉。

木麻黄树不仅守护了家乡的土地，也滋养了家乡人民的生活。它的种子可以饲养家禽，木材可用于造船、建筑、造纸，就连落下的枝叶——我们叫它“松木须”，也是当年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燃料。对我们这些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来说，木麻黄树更是童年最快乐的乐园。

上世纪70年代初，学校组织勤工俭学，我们常常结伴去林场把“松木须”。那时的南三岛，真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木麻黄树高高低低，粗粗细细，密密层层，生机盎然。我们穿梭在林间，偶尔有几束阳光从枝叶缝隙中挤进来，洒在身上，像是大自然温柔的抚摸。累了就坐在树荫下休息，微风吹过，带来一股独特的松木清香，那清凉能透到心底深处。林海的松涛声、沙滩的潮水声、树上的鸟鸣声交织在一起，奏出一曲奇妙的交响乐，清脆悠远，醉人心扉。我们在林子里躲猫猫、掏鸟窝、捉金龟子，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温暖而明亮。

如今，木麻黄树依然挺立在海岛上，迎风斗浪，默默守护。春风又吻上海岛，绿意荡漾在每一张笑脸。愿家乡的木麻黄树常青，愿生命生生不息，愿这片绿色葱茏万年。

## 春耕絮语（组诗）

□ 陈强

### ◆ 春燕

和风撩开了最后一缕峭峭  
燕子嵌着暖阳，悄悄地归来  
翅膀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  
不辞辛劳，剪碎春的倦怠

雨水是燕子临时时五线谱  
几声呢喃，把天空唱得辽阔  
越过田埂、村庄与新绿枝丫  
把远方的祝福捎给了亲人

旧巢还在屋檐下等候翻新  
燕子衔回春泥缝补岁月缝隙  
每一年都带回新春的惊喜  
与春耕播种日子的好开端

燕子，是春天的一位邮差  
把希望与美好送给千家万户  
抖落一身风尘，赴春天之约  
将灿烂的春光带回人间

### ◆ 农人

农人匆忙的脚步，踩醒  
沉睡的田垄  
锄头起落，敲开冻土的沉寂  
粗糙的双手磨亮晨光熹微

他们弯下腰背与大地亲吻  
铁犁宛如一支锋利的笔触  
在田野的这张无垠的信笺上  
犁出了一行行春耕的文字

那一层层像波纹般的泥土  
把金灿灿的种子埋进了深处  
暖阳与春雨梳理过那片土地  
孕育出一垄又一垄的青葱

农人身影融进遍野的春色  
他们默默地耕耘每一块田地  
每一块田野，每一片庄稼  
汗水滴过之处，长出期盼

### ◆ 耕牛

蹄声踏碎晨雾，驮着朝阳  
驮着晚霞与月光，走进田野  
鼻息轻轻拂过新翻的泥土  
慢而沉稳地犁出农人企盼

耕牛毫无怨言地拉着银犁  
一边往前走，一边甩着尾巴  
泥土在它身后，翻起波浪  
把沉寂的冬，耕出了青绿

路边小草争先恐后地抽芽  
耕牛嚼着草，咬着春的清甜  
无声无息，每天耕作不止  
与农人默默地守护着田园

耕牛不急不躁，老实厚重  
它的肚子里装得下漫野嫩绿  
稳健的步履踩着春天的节拍  
犁开荒芜，犁出新日子

### ◆ 田野

春风把辽阔大地轻轻唤醒  
田埂迎来熟悉而陌生的身影  
他们脚步踏在湿润的泥土  
每一步都踩着春天的田坎

银犁一道一道翻开土地  
老农把金黄的种子纵情播撒  
阳光一粒一粒地落在肩头  
汗珠滴进土里，翘起嫩苗

雨水漫过那些无垠的旷野  
醉美了花草，也浇灌了希望  
田垄一行行地长出的庄稼  
好像大地写给春天的诗行

农人弯着腰，与田野相望  
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交谈  
他胸中藏着期盼，装着富庶  
无数棵新芽在春光中摇晃

## 美味不过簸箕炊

□ 程瑞

我与妻子自北方归来。踏上湛江站，南国湿润的海风便扑面而来。我顾不上安顿行李，便拉着妻子直奔赤坎老街深处，那里有一家已开了30多年的小店，只为一碟魂牵梦萦的簸箕炊。

清晨的赤坎老街，吆喝声与竹篾箕的清香交织。卖簸箕炊的阿婆掀开盖布，竹篾箕里卧着雪白的米糕，层层叠叠，细腻如凝脂。菱形小块齐整码入碟中，淋一勺金黄蒜蓉油，浇深褐色秘制豉汁，撒一白芝麻。瞬间，米香、蒜香、油香齐齐升腾。

我尤爱那层与层之间的缝隙。筷子一夹，整块微颤，入口柔嫩弹牙，米糕带着淡淡竹香。最绝的是蒜蓉油：土榨花生油烧热，爆香红衣蒜末，趁热浇上，“滋滋”一声，蒜香直钻鼻腔。再淋上八角桂皮熬制的豉汁，咸中带甜。最后撒上炒香的白芝麻，米糕的软糯、蒜油的浓烈、豉汁的醇厚、芝麻的酥脆，一层层在舌尖炸开，像这座海滨小城一样朴实却热烈。

我的中学时代在湛江度过。校门口总有一位阿婆推车卖簸箕炊，五角一碟，用竹签戳着吃。冬天她把米糕煎热，外焦里嫩，淋满蒜蓉油。后来我去省城读书，又到北

方工作，再没吃过那种带着柴火气的味道。如今，老街已变。那家店的老板是当年阿婆的儿子。他揭开竹篾箕上的白布，我一眼认出那熟悉的菱形。他切块、淋油、撒芝麻，动作如出一辙。我戳一块送进嘴里，米糕的柔韧、蒜油的浓烈、豉汁的咸甜瞬间炸开。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中学时代的榕树下。

结账时老板多送一碟。我走在老街上，海风吹散蒜油的浓烈，却吹不散那淡淡的竹香。想起小时候，母亲用铝盘一层层浇米浆，淋上自己炸的蒜油，端到我面前说：“慢慢吃，别噎着。”那时总觉得小摊更好吃，现在才明白，母亲蒸的是那个年代她能给我的最奢侈的温柔。

簸箕炊不是山珍海味，只是一碟米糕、一只竹篾箕、一勺蒜蓉油，却成了游子最爱的乡愁。咬一口，米糕化在舌尖，竹香留在齿间，故乡的温度便从胃里蔓延至全身。

假若你来湛江，切莫只盯着生蚝。去赤坎老街找一家门口摆着竹篾箕的小店，要一碟簸箕炊，淋满蒜蓉油，用竹签戳着吃。你尝到的是这座海滨小城最本真的烟火气和被时间发酵过的味道。

## 落霞迎面

□ 何晨枫

天空的情绪失控了  
云错落归岸的潮  
热烈而不羁  
大海收敛呼吸，压住情绪  
夕阳正为它加冕

金波驮着橘红的誓言  
在浪尖上反复锤炼  
每朵浪花都迎来高光时刻

衔着火彩祥云漫过船头  
从不在拐角处驻足

归鸟的翅膀驮着温暖暮色  
在礁石上搁浅  
涛声揉碎最后片霞瓣  
潮湿的风也收回了翅膀  
点点渔火  
开始在浪尖眨眼

海上的晚霞。